

□散文

## 一条大河波浪宽

黄丹丹

每当写作困顿时，我总爱前往八公山下，于淮河之滨，凝望汤汤淮水。那日黄昏，我又奔赴她，夕阳正缓缓西沉，洒满碎金的河面，如一匹被时光流旧的巨缎向远方铺展。我举起手机，定格那隽永难描的画面。这时，有船只蓦地闯入我的镜头，顿时，被搅动的河面波光漾动，明灭不定，我的心也随之恍惚。古人云“逝者如斯”，在河水沉默的奔流里，不知裹挟了多少重时空记忆，在水的怀抱里，一切喧嚣都化作永恒

的苍茫。作为一名写作者，何其有幸，生在这条承载中华文明独特气质，深藏治水史诗，吞吐南北烟云的大河边。被淮河滋养的生命，更能感受她命运的悲欢，见证她子民的坚韧，受益于她绵延的文脉。静伫河畔，与她相望时，我总

能从她无声的诉说中寻得感悟，捕获灵感。

在河边走，能够更深切地感知四季更迭、万物循生的节律。那节律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便被西汉淮南王刘安记录在《淮南子》中。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、冬至、小寒、大寒。每个充满诗意的节气名都如一道农耕文明的密令。如今，我生活的寿州古城中已建成二十四节气馆，孩童可在其中习诵古训，而我以为，真正的课堂，仍在这河滨。当见春风染绿柳梢，秋霜凝上芦荻，你便真切地看见了“清明”与“白露”。这大河赐予的节律，让匆促而行的现代人，在内心存一份与天地同频的从容。

夜色渐浓，对岸灯火次第亮起，倒映河中，被拉成长长颤动的光带。远方，似有寿州锣鼓的声韵隐隐传来，沉郁而铿锵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站立之处，不单是地理的岸。我正站在一条更为浩瀚的大河之畔，那是由治水智慧、农耕律则、楚汉风骨、民间烟火与红色信仰共同汇聚的，名为“淮河文化”的精神洪流。它从历史深处奔来，磅礴地向未来涌去。

河风携着水汽拂过脸颊，清凉而润泽，我怀揣被河水涤荡的清明之心，缓缓归去。记得儿时，常听长者讲述淮河水患的灾难往事，而今，淮水安澜。生我、养我、给我无尽滋养的寿州古城，再广延至淮南市，书写着淮河安澜的治理篇章。始于春秋、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塘”的安丰塘，展现了上

古先民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；新中国治淮首批骨干工程东淝闸，见证了当代人民缚锁苍龙的豪迈壮举；将百里采煤沉陷区转化为国家湿地公园的奇迹，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。从古至今，这座城以及这里的人们，见证了淮河从被动抗争到系统治理、从顺应自然到科学利用的全过程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。这条河中奔流不息的，是水，是光阴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。楚王的金币与百姓的陶碗，王侯的陵寝与乡野的社火，寿州锣鼓的铿锵，花鼓灯的奔放，正阳关抬阁肘蹿的精妙，在这片土地上浑然相融。位于河畔古老又青春的城市，始终热烈欢腾，是这条河虔诚的歌者。来自远古的歌，随着清风与流水，永传不休。

□散文

## 春天的声音

徐满元

也许是冬天将所有的声音，都改编成了几近于无的雪落声，耐不住寂寞的寒风，才不时吹着尖利的口哨，发泄久积心中的郁闷。而由内敛变得愈发开朗的春天，则渐渐打破了冬日的沉默，它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途径，多得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。

那些被冬天禁锢了整整一季的鸟儿，试探着用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，啄破那层显然越来越薄的寂静蛋壳。随着鸟鸣像小草一般由稀疏变得繁密，喧闹便如蒸馏蛋黄般流淌开来。更妙的是，声声鸟鸣仿佛一根根引子，点燃了花朵的焰火。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李花、樱花、迎春花、油菜花……如一串串五彩缤纷的花炮，争先恐后地绽放。花开的声音，被无边春色稀释成缕缕花香，而“鸟语花香”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春天的主旋律。蝴蝶、蜜蜂当仁不让，成了春天乐章里最美丽、最活跃、最忙碌、最动听的音符，叫人耳目一新。这一幕，被大诗人杜甫录入诗歌的篇章：

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

于是想起青春年少时，喜欢唱的那首《春雨》：

“我听见那春雨，轻轻地敲着窗棂，它在一声声的把我唤醒；我听见那春雨，轻轻地敲着窗棂，它在一声声的把我邀请……”

是的，那春雨敲打窗棂的声音，多像邻家女孩前来邀约的敲门声；也仿佛年少时晨起洗漱，母亲在一旁的轻声唠叨与反复叮咛。

在春雨的谆谆教诲与不断鼓励下，一度情绪低落的小河，情不自禁地哼起欢快的小曲，继而载歌载舞。“哗啦啦”的歌声，惹得水草踮起脚尖竖耳倾听，芦苇挺起腰杆打着节拍，青蛙也由轻到重地敲起了定音鼓。兴奋得一跃而起的鱼儿，与水面击掌般发出响亮的“啪啪”声，这声音全被注

□散文

## 无缘再诵《游子吟》

程晋仑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今天，当再度念到这首脍炙人口的唐代诗人孟郊的《游子吟》时，我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，泪水止不住地泉涌而出。虽然近期我未曾远游，也一直不愿远游，害怕年事渐高的母亲挂念于心，因而不再减少外出，特别是周末时光，尽可能多陪伴她，多叙叙话，聊聊天。但担心什么，偏偏就来什么。犹如晴天霹雳，今年3月14日清早，我至亲至爱的母亲骤然离去，没留一句遗言，甚至没来得及有半句告别，便与我们天人永隔。噩耗轰然袭来，我的意识一片空白，恍惚半天回不过神，心就如被生生剝去，整个心失魂落魄。从前所有的温暖与美好，顷刻间化为乌有，无尽的悲凉将我彻底淹没。我始终无法接受，那个疼我入骨、护我一生的母亲，真的永远离开了。从此世间再无相见，余生再无依靠。

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已习惯沉浸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爱里，沉醉在她细腻温柔的呵护中。母亲一生淳朴勤劳、善良宽厚，一辈子默默操劳、任劳任怨，把全部的心血与柔情，都倾注在子女身上，化入柴米油盐，漫过三餐四季，用最平凡、最无私、最深沉的爱，护我平安，伴我成长。

儿时岁岁年年，全是母亲温暖的身影。春夏秋冬，冷暖寒凉，她时刻挂在心头——天凉便为我添衣，夜深便为我掖被。粗茶淡饭的日子，总把最好吃的、最暖和的全都留给我。自己省吃俭用，一生清苦，从未过半分享受。年少时灯下读书，她总默默陪在身边，缝补衣物，或打理家事，或安安静静，守我安稳。我贪玩懈怠，她耐心教导；我低落难过，她温柔安慰；我稍有成长，她满心欢喜。她用最朴实的言行，潜移默化教我做人向善、行事端正、勤勉上进、心怀感恩，用点滴教诲，伴我一路长大。

长大之后，求学、工作、生活，人生每一步，都离不开母亲的牵挂、关心与叮嘱。出门在外，她日日挂念，事事提醒，嘱咐我照顾好自己，待人真诚，做事踏实，守住本心，崇德向善。

记得当年上大学，每逢周末回家，不善言辞的父亲总会一个人静静坐在堂屋的旧沙发上默默等候，而性格热情开朗的母亲会不时出门到路口张望。无论天有多黑多晚，无论刮风下雨，直到看见我平安返回的身影，确定是我之后，她才如释重负，嘘寒问暖，满心轻松地伴我回程，还不忘时时提醒我注意脚下道路的坑坑洼洼。工作后，每次归家，她早早等候，备好我爱吃的饭菜，眉眼温柔，满心疼爱；每次远行，她伫立门前，久久目送，不舍与牵挂，全写在脸上。生活里衣食住行、言谈举止、人情世故，她事事操心，句句叮嘱，怕我受苦，怕我委屈，怕我劳累，怕我走错路。顺境时提醒我低调沉稳，失意时鼓励我坚强前行，包容我的所有脾气，安抚我所有不安，给我最踏实的依靠，最温暖的港湾。一家人相守相伴，笑语声声，烟火寻常，便是世间最圆满的幸福。

母亲出生于旧社会的没落大家庭，从小受家风家训、诗书耕读传家的影响，克己

敛悄悄收录。直至春雷手持闪电的银鞭，大声吆喝着赶来一塘塘雨水般的绵羊，才把一场盛大的“春之演出”推向此起彼伏的高潮。

当然，在春风、春雨、春阳共同创作的五线谱上，还有众多动人的音符。

种子发芽拱出地面，恰似刚睡醒的人揉着惺忪睡眼、轻轻打哈欠的声音；

竹笋拔节开枝，犹如姑娘们温柔摩挲开晴雨伞的声音；

恋爱中的鸟儿相互唱和，嘤嘤成韵的声音；

风筝伴着云霞遨游蓝天，与清风耳鬓厮磨的声音；

笑容满面的春阳在翠绿的叶片上跳释的踢踏声；

乳燕们初次试飞成功后，相互道喜的叽叽喳喳声；

蚯蚓舒展腰肢，忙于松土的“啞啞”声；

春蚕争先恐后，贪食鲜嫩桑叶的沙沙声；

春藤奋力攀援，蜿蜒前行的“哧哧”声；

麦苗喊着节拍，相约拔节的“唰唰”声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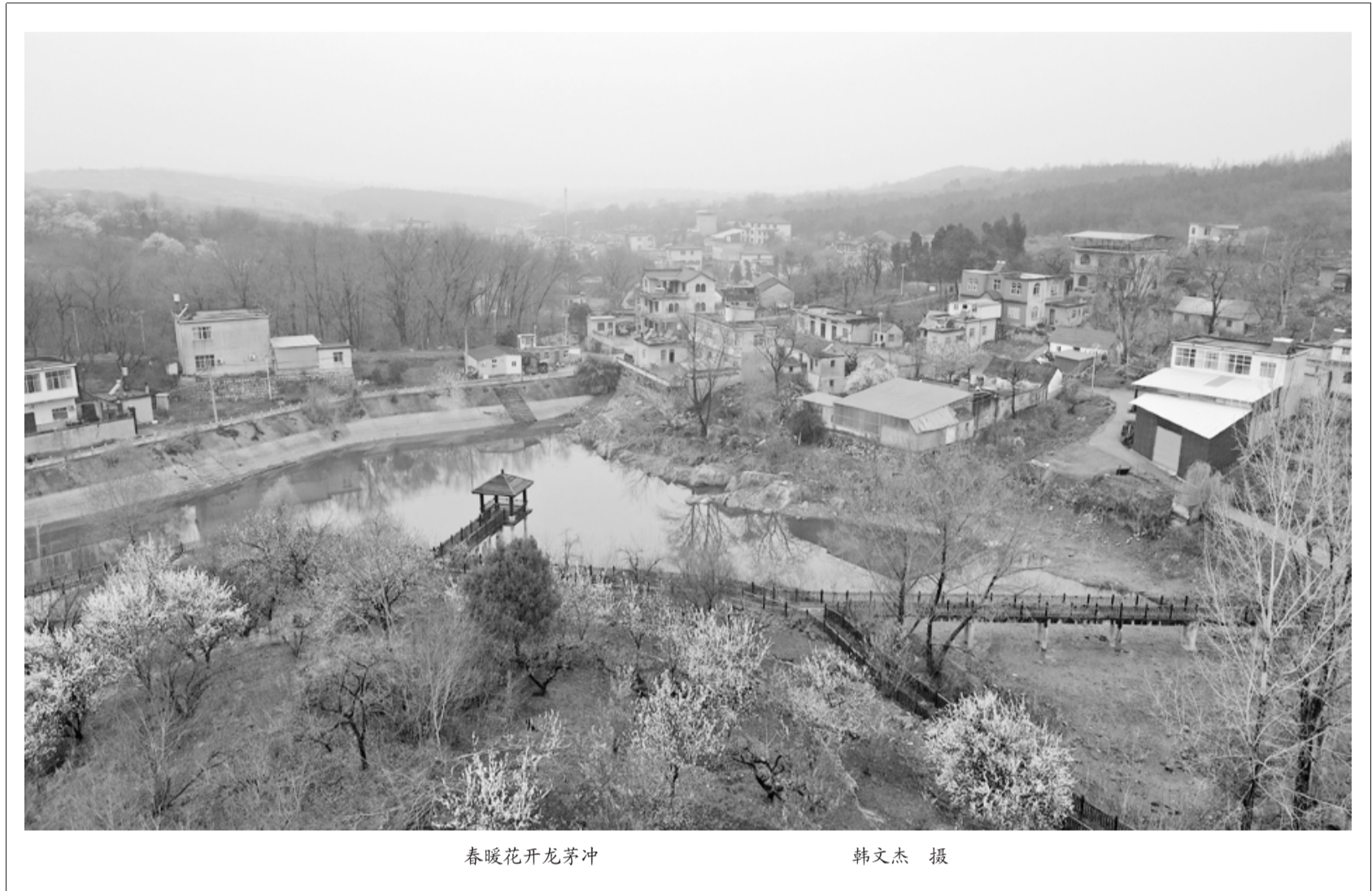
老牛吃着滴着绿汁的嫩草，牛舌卷草的“啞啞”声；

秧苗在薄膜覆盖的暖房里，讨论出嫁给水田的窃窃私语……

春天，就是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口技大师。正如林嗣环在《口技》中所写：

“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。虽人有百手，手有百指，不能指其一端；人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不能名其一处也。”

当这所有出自春天的声音，紧紧汇聚成一片沃土，那适时扎根其上的丰收，慢慢长成一棵结满香甜硕果的参天大树，便也指日可待。这大概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“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”吧！



春暖花开龙茅冲

韩文杰 摄

□随笔

## 春风玉兰 心安自然

余克平

园区的玉兰花又开了。不是次第绽放，是一夜之间，满树琼瑶。

它就立在园区步道最静的一隅，无叶相衬，只凭苍枝擎起万千洁白，在微凉的春风里静立如素。风过处，白的一、红的花瓣摇曳轻颤，不喧不闹，像一场沉默的重逢，又像岁月传向人间的一声问候。

算来，这样的场景已有十几次重现了。

园区初建时，玉兰刚植。彼时，我尚在而立之前，心怀事业、步履匆匆。总以为人生该是奔腾的河，要激流勇进、有所斩获，要在尘世里挣得一束追光。每日，即便目光掠过繁花，心却在远方、在案头、在未竟的计划与待赴的奔波里。任凭春光肆意，玉兰开得再盛，我也鲜少留意，觉得不过是沿途一

瞥的风景——人眼，却未入心。

那时不懂得，原来花开不是为了取悦谁，它只是在自己的时节里，完成一场生命的约定。

十余年来，花开花落，仿佛时光在此放慢了脚步。它每季都是寂寂落落，不候蜂蝶，不逐春风，不求人知。缀满枝头又铺满一地的盛景，总是默默凝望着过往的每一双匆匆步履。它开得盛大，却始终不改其色，不易其节——不与繁花争艳，不随桃李争春，只在料峭春寒里守着一方天地，兀自洁白，兀自透红，兀自从容。任凭四季更迭，流年暗换，依旧守着自己的节奏，把一整个春天，都开得沉静而内敛、纯粹而坚定。

这份不攀附、不迎合、不喧哗的品性，这份删繁就简过后的清醒，给了我内心极大的震撼。它先花后叶，不借外

物衬托，不凭芬芳招摇，只把花开得干净利落，落得从容坦荡。每一朵都是独自的修行，每一瓣都是对生命的领悟。在这个万物争着发声的年代，它教会我——真正的力量，往往是寂静的。

我亦在这年年花开中，慢慢修得内心的平和。

原来，人这一生，如花开一季，不必强求人人懂得，不必刻意耀眼夺目。能在自己的时节里，静静开放，稳稳落下，守得住本心，经得住风雨，便是圆满。中年之后，所求不过心安，所行不过从容。不困于过往，不忧于未来，专注眼前，认真生活，踏实做事——便是对岁月最好的回应。那些曾经追逐的光，原来一直就在心里；那些曾经想要抵达的远方，原来就藏在这一树花开里。

□随笔

## 一声老已暖人间

彭庭松

刚步入公历2026年元旦，微信朋友圈就频繁出现“老已”这个新词，感动直透心底，仿佛春暖人间。不像其他年轻人玩的梗，需琢磨老半天，这个词的意思显豁易懂。如此亲切、平易，像是老友重逢，不觉会心一笑。

当时便查了一下梗源，说是源于游戏台词。再深究一下，“老已”竟然是上辈四川人的方言，用来向年龄相近的、不相识的男子打招呼的称呼，语气亲密而略带轻佻。揣测起来，有点像“兄弟”的意思，又颇有些“格老子”的洒脱与率性。今年的这个梗，难道是传说中的“川味”温情吗？

“爱你老已”，构建的是自我温情的对话场。尽管古人也经常要求检视自我，但要么是说睡前“三省吾身”，要么是说加强自我修养，检验的标准是能否符合社会和集体的伦理要求，更多是从改正缺点出发。这样一来，就不是“爱你老已”，更多是“克你老已”，甚至是“恨你老已”了。这看似是自我对

话，本质还是要用意志接受外部约束。“爱你老已”则显然更多情感抚慰，更具松弛感，像把自己当作恋人，自恋与自爱一时间任性缠绵，烦恼消遁于无形。大有“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老已，我只爱你”的情意表白，像是走进了宋词意境一般。

“爱你老已”，展现了自我包容的韧性。四个字的背后，仿佛有潜台词：“老已，既然努力了，那就行，很棒。”“老已，今天任务没完成，不要紧，休息也是必要的。”“老已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爱咋咋的。”“暂不理会”“严于律已，宽以待人”的古训，适度宽以待己，由爱满人间返归爱满心间，打开一扇窗，走进另一个世界。悦纳自己，当然不只是那个自强不息的自己，也包括那个有缺点的、常常自我嫌弃的平凡的我。我们既然对真实、自然的美充满向往，是顺应成章，也就应对瑕瑜并存而自己多一份宽容与欣赏。

“爱你老已”，是尝试确立自我评

价的呼唤。外部评价的绝对强势，固然激励人进取向上，但不可否认也催生了集体焦虑。功利的标尺总是量出那些可以量化的突出者，社会将人表格化和数字化的同时，也给精神带来了紧绷的危机。丰富多彩的人性世界，就这样被功利遮掩，远未得到充分关注，言论获得肯定和鼓励。时代发展至今，价值多元化理应得到尊重。面对灵魂失落，我们尤其呼唤建立一套自我评价、自我肯定的价值体系，从心源上内生人文关怀与信心支持。人心的宜疏不宜堵，人的自由与个性应得到合理保护和喝彩，否则心理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徒然增加社会治理负担。好好爱自己，方能将心比心，诚心诚意善待他人，老已暖，人间也就暖。

“爱你老已”的走红，为心理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与深远的视角。引导内向者寻找价值，以自我肯定完成心理救赎，这是一个广阔的空间，也是正确的教育方向。事实上，今

日社会压力已足够大，各种竞争内卷，总给人“你算老几”的不适感，处处暗示“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”。人们的浮躁与焦灼感与日俱增。不能无条件、无范围、机械地实施“高标准”“严要求”，张弛有度、因材施教，转而倡导“适标准”“有要求”，这才是务实的观念革新。让每个人扬长避短，在最合适的环境下成长发展，完成自我实现，如此社会的进步也会更真实、扎实、稳健。爱自己，爱他人，让爱在温度中传递扩散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。

庄子对人类丧失自我充满忧虑，甚至绝望，这构成了他批判性思维的动力。陶渊明深受“违己交病”之苦，回归田园以完成精神的自愈。现代社会里的人，日益成为庄子比喻中的牛马，奔跑中渐渐忘记了老已的真身。何处是家园？是该歇歇，暂停追赶的步伐，对老已满含歉意地说声：“久违了！”